

生动书写日常之善

——评李约热长篇小说《依城逸事》

□赵文广

2017年,壮族作家李约热的长篇小说《依城逸事》在《作家》杂志发表,并于2019年3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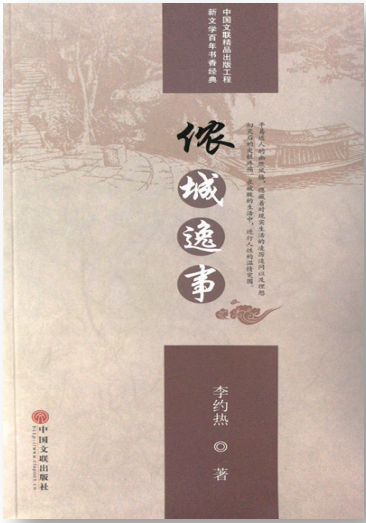
《依城逸事》这部小说,并非没有“劲爆”的素材,只是作者用了一种温和的方式加以呈现。小说里有一个人叫王大川,王大川一个人跑到越南,动用关系销毁了一切出入境资料,成了越南富豪高官的女婿。婚礼现场,王大川和新娘乘坐直升机降落在大楼天台,楼一样高的巨幅婚纱照在投射灯的照射下徐徐展开。后来,王大川被地雷炸断了一条腿,穷困窘迫,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女儿回到祖国托孤。这样的跨度,未尝不可以处理成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如果改拍成电影,可以用一种超越时空的方式进行蒙太奇拼接。但作者选择了一个特别日常的切入点,所有这些可以产生话题的素材只是丰富的支流,最终汇集到一个人生命的主流里,这就是故事的主人公李晓。

小说是从李晓这样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平庸的人物的日常琐碎中开始的。这恰是《依城逸事》的一个特别扎实的出发点,也不妨看成李约热对个人创作的新探索。

在小说的开头,几乎像为了可能产生任何阅读障碍,作者迅速麻利地交代了主要人物关系和重要线索,与此同时,也为小说构筑了一个稳定的地基——牢固的情感关系。小说写了张丁一家和李晓、顾静二人混乱而不幸的遭遇。张丁的妹妹张丹为了还男朋友阿德借的高利贷,把自家房子抵押出去,高利贷公司派人占了张丁家的房子,于是张丁一家四口(父亲和二儿一女)无家可归。支撑和维系这样一个地基的粘合剂,就是张丁兄弟对妹妹张丹的关心,以及张丹对她男朋友的不离不弃。与之配合的,主人公李晓和他的女朋友顾静,也是这么一种互相信任和支持的关系。

这样一种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很有意思,越往后读就会意识到,这种紧密相联的关系,为小说文本承载大量复杂的故事素材提供了一个非常牢靠的载体。小说似乎刻意回避了可能强化戏剧性的表达,而是尽可能地回到生活的日常之中。而日常并不意味着枯燥和单调,作品的视角随着张丁一家四散漂泊的线索,随着李晓顾静二人的中年爱情,向我们展示了丰富的时空,穿插了大量风土人情和精彩故事,使小说成为一部带有小型百科全书色彩的地方叙事文本。这种平淡中的丰富,可以说颇有叙述技巧,又毫无刻意的痕迹。

从地理意义上讲,《依城逸事》讲述的是广西南宁附近的故事,那里靠近中越边境,人们吃老友粉、醋水鸭,有独特的风俗习惯。我们知道,很多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地域符号,比如



李约热 著

李约热有他的“野马镇”。在他的写作中,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符号会时常出现并加以强化。而在《依城逸事》里,作家却写了这么一句话:“哪里都一样,依城也一样,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句话是张丁父亲评价野马镇时说到的。我们不妨把这句话当作一条线索,去感受李约热在创作上的新尝试。

李约热在《依城逸事》中表现出去精英化、去戏剧化的尝试,不再强调“野马镇”的地域符号。《依城逸事》的故事,并非发生在某个特别的地域,它发生于一个真实的日常环境。小说提到的所有事件,都可以归到日常生活的巨大熔炉里。

整体地来看李约热的创作历程,从洋溢先锋小说家的叙述激情,到以知识分子身份思考“平庸的恶”,再到现在的《依城逸事》,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创作的深入:由“平庸之恶”到达它的另一面——“平庸之善”,这无论在表现的难度和思考的深度上都对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里所说的“平庸之善”并不是“善的平庸”或者“平平庸庸的善”,而是指对善的日常化观察和探讨。当然,《依城逸事》并未回避对恶的观察,只是这种观察不再那么直观和戏剧化,而是更有隐蔽性,更有重量。

《依城逸事》里有一个富有象征的建筑。首先,它是一个酱油厂,顾静要靠这个厂子帮助她的亲戚,结果因为轻信他人,厂子倒了;后来李晓想把它变成一个有艺术气质的酒吧,开业后来了一群练剑归来的大爷大妈,酒吧被迫卖起了矿泉水;再后来,酒吧变成了早餐店、杂货店,卖起了包子和驱蚊药。这个建筑的变迁史,从某种程度上隐喻着人们思想的发展变化。

最后还是要说说“善”这件事,通常人们会用二元对立的思路来思考善,《依城逸事》则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容的视角。好人也并不是说他做了多大的好事,也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私心。而坏人呢,有时候也表现出人性的闪光点。甚至我觉得,《依城逸事》中的“好人”,并不专指热情、爱助人的抗战老兵或保安大哥,而是作者以悲悯和充满同情的视角观察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这篇小说的底色是淡泊的,小说里的每个人,都没有偏执地要完成什么,或者要成为谁,这也使得他们活得更明白,顺其自然,但又不随波逐流。这样一来,《依城逸事》终究还是有理想色彩的,只是过于朴实的风格遮蔽了这种理想的底色。小说中各得其所的人生,让人想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优雅生活。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生活又是小说人物经过怎样的一步步退守而换来的,这里又依靠了多少幸运和偶然呢?因此,小说的最后结局,突破了美好田园的幻想,表现出文学作品应有的重量和力度。

我想说,冯娜很少“描绘”过云南,她是在试图“构建”自己心中的云南。她写的是自己所理解的“云南”,这种个性化的理解类似于一种独特的“发现”和“建构”。这才是冯娜作为云南诗人的意义所在,才是一位诗人对故乡的艺术回馈。印象中的云南近似于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读了冯娜写的《云南的声响》,才知道,到了云南,除了要看,还要倾听,绚烂只是云南的肤色,众声汇聚的奇妙才是云南的生命之歌。这首诗里的声音,虚实相叠,有的是耳朵听得到的,有的是智识层面的,需要用心才可以感受到的。“失传的土话”是先民的诗语,诗人企望“沿途都有人尾随着它”,深藏于心的历史意识和文化忧虑流淌在字里行间。诗人爱故乡,即使写他乡,诗人有 时候也带着故乡的视角,表达的还是隐忍不发的思乡情结:“没在湖边喂过红嘴鸥,就意味着没在云南过冬/大拨鸟儿啄食的记忆像雪花飞旋”(《在外过冬》)

冯娜的一些抒情短诗自成一格。有些诗几乎是信手拈来,常见的举动在诗人的笔下变得饶有意味,切开一个水果如同“割爱”。“我舍不得切开你艳丽的心痛/粒粒都藏着向阳时零星的甜蜜/我提着刀来/自然是不再爱你了”。(《橙子》)

冯娜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艺术的价值。对于她来说,写诗已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其实,优秀的诗歌一直在找寻和挑选它的作者,我认为,冯娜是经常被选中的那一位。

冯娜的许多诗,都有一个关键词不得不提:云南。大多数人应该认同,故乡似乎是命定的,是一个人命运的开始,更是一位诗人的生命底色。诗人自己说过:“我的诗歌经常被冠以‘地域性’、‘民族性’等评论,这些东西确实存在于我的诗歌当中,这是自然而然、非刻意,但这不代表我基于它们本身在写作,只不过它们肯定是我精神源头的一部分。我想表达的共通情感、生命体验,有时可能确实借助了地域、民族的方式,但那是因为情动于衷,必须用这些方式来体现,而不是相反。”

很多细节无法像散文和小说一样精心铺展,只能在极大的限制中去捕获最具包蕴性的瞬间。冯娜在处理这类诗歌时,总能做到恰到好处。如《纪念我的伯伯和道清》一诗,短短四行:“小湾子山上的茶花啊/请你原谅一个跛脚的人/他赶不上任何好时辰/他耿完了一生,才走到你的枝桠下面”。诗作写出了“伯伯”悲情的一生,让一位值得尊重和怀恋的亲人长眠于美丽的茶花树下,永远地活在晚春的诗里。另外,在《陪母亲去故宫》《苔藓》《父亲说它叫夜蒿树》《隔着时差的城市》等作品中总是通过生动的物象准确地传达出诗人内敛真挚的情感。

读冯娜的诗,有一个关键词不得不提:云南。大多数人应该认同,故乡似乎是命定的,是一个人命运的开始,更是一位诗人的生命底色。诗人自己说过:“我的诗歌经常被冠以‘地域性’、‘民族性’等评论,这些东西确实存在于我的诗歌当中,这是自然而然、非刻意,但这不代表我基于它们本身在写作,只不过它们肯定是我精神源头的一部分。我想表达的共通情感、生命体验,有时可能确实借助了地域、民族的方式,但那是因为情动于衷,必须用这些方式来体现,而不是相反。”

在现实生活中,白族青年诗人冯娜的生活轨迹就像令人羡慕的候鸟,不停地诉说着迁徙的精彩,而在那个隐秘的精神世界里,冯娜更像一只长年在密林里奔跑的梅花鹿,她的诗犹如与生俱来的花斑,在疾驰中怒放成了一幅流动的织锦。

冯娜的诗不是单纯依靠技巧完成的文字拼贴,而是一种有着“实存感”的手艺活。她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属于她的独创。从诗集《云上的夜晚》《寻鹤》到《无数灯火选中的夜》,每一部作品都标注出她不一样的生命步履。

我认为《诗歌献给谁人》这首诗可以当作打开冯娜诗歌创作的一把钥匙,诗的最后两行是:“一个读诗的人,误会着写作者的心意/他们在各自的黑暗中,摸索着世界的开关”。诗人用诗表达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读者、评论者试图理解诗人的世界。所谓“开关”不是现实世界的两极,只是观念的悬设,“摸索”本身才是关于存在的表达。

冯娜的每一本诗集都是现实和命运交织而成的书,诗人的每一首诗都是关于“心灵自传”的一个片段。“五年前,被困在珠穆朗玛峰下行的山上/迷人的雪阵,单薄的经幡/我像一只正在褪毛的老虎,不断抖去积雪/风向不定 雪的意志更加坚定/一个抽烟的男人打不着火,他问我/你们藏人相信命吗?//我不是藏人,我是一个诗人/我和藏人一样在雪里打滚,在雪里找到上山的路/我相信的命运,经常与



英布草心 著

现实和命运的交织

——冯娜诗歌简议

□郝俊

我擦肩而过/我不相信的事物从未紧紧拥抱过我。”这首《雪的意志》更像一部有着自传味道的意识流作品,诗中的那些惊心的遭遇除了暗示命运中的偶然性,更多的是在强调外在的事件如何作用于内心,并以此展示起伏的内心世界。结尾两句是诗人对“自我”与“现实”之间关系所作的精神认知和艺术表达。

这类自传意味较强的作品在诗人不同的诗集中都可以找到,《癸巳年正月凌晨遭地震》写“我”和母亲突遇一场因地震引发的雪崩:“母亲的手随着大地颤动/她抚摸过烛台 再抚摸过我的头顶/——我想我的脸上肯定盛满了光/我心愿了无//母亲的遗憾是没有年轻的男人在这个时候爱上我”。我相信人在危难之时,涌上心头的一定是最为珍视的情感,是一个人的生命所系。母亲在危急关头,心中念念不忘的事情和期盼已久的心愿,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保持美丽,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诗人对亲情的体验和表达十分独到,浓郁的感情没有顷刻流泻,而是犹如一盏微颤的烛光,缓缓溢出。

亲情的题材在诗歌中不好处理,情感的表达往往摇摆于“过”和“不及”的两端,

探索奥秘与追问灵魂

——评英布草心小说《洛科的王》

□刘浩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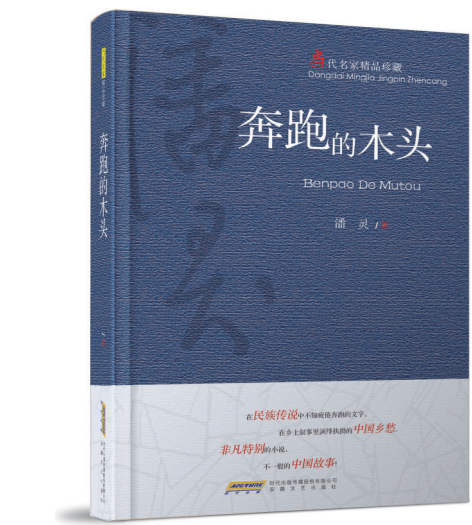
探索人生奥秘,追问人性与灵魂。

从叙事内容来说,小说是以纳拉·阿弥和他第一任妻子阿嘉姆为寻找她丢失的乳房而上路为叙事核心,带领我们仰望了这个神秘而丰富的“第三世界”。阿嘉姆12岁时发现她的乳房走丢了,在耳朵不太好使的谷莫奶奶的鼓励下,她与“万事通”纳拉·阿弥一起走上寻找乳房的道路。为此,他们走过了没有白狐的白狐沟、长草的阿吉其德、隐没的慕沙瓦度。在看不见的时间中,阿嘉姆找到了乳房,但却始终找不到自己。而纳拉·阿弥历经艰险当上了土王,在神灵的庇佑下,洛科山打乱了四季的节奏,颠倒了牛羊生产的周期,推倒了阻碍妇女生育的土墙,生产力极大提高。不幸的是,洛科山陷入了黑暗。不过,纳拉·阿弥最终找回羊扇骨,寻找到阿嘉姆留下的99只眼,并与野人们

重新建造了科洛山。

不难发现,英布草心通过纳拉·阿弥一生的经历,形象地勾勒了彝族人的发展史,同时透过他的眼睛为读者展现了洛科山各民族的纷争与兴衰,以及各民族人的风俗习惯。在这段寻找历程中,纳拉·阿弥个人的成长史,与彝族的发展史相互印证。这两方面产生对历史关系,以复调的方式共同诉说彝族的历史演变。

很显然,《洛科的王》为读者打开了彝族发展的历史长卷,深情地诉说了彝族先民坚韧的毅力。特别是通过纳拉·阿弥为我们讲述了彝族人的精神信仰。在原先的洛科兹莫“没了”之后,纳拉·阿弥当上了土王,并且靠着神灵为洛科山的族人带来了丰腴的物产。妇女可以自由生产,人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收获,也渐渐忘却了“兹莫”,忘却了信仰。正是如此,一切



布依族作家潘灵最新创作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木头》,以逶迤磅礴的乌蒙山上世代因袭的彝山贵族和金沙江畔勤劳勇敢的仲家人为描写对象,讲述了在土司时代末期,美丽聪慧的吉联女士司“阿喜”和大智若愚的背脚“木头”之间的故事。

木头是仲家人黄药师的后代,天生神力,不知疲倦。他本应聪慧过人,却被父亲所伤,从此呆若木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毕摩相中,带回土司府。他凭借非凡的脚力,力挫24位土司兵,被选为下肢瘫痪的18岁女士司阿喜的背脚。他保毕摩从阿卓的鸿门宴上全身而退。他为阿喜舍身忘死,与凶恶的撒玛土司讲和,避免了一场两败俱伤的“打冤家”。潘灵将这样厚重的题材讲述得如同乌蒙山岭中缭绕的云雾,轻盈灵动,引人入胜,让我们感受到大山深处隐秘的智慧之光、人性之光,以及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新相交融的神奇魅力。

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塑造出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美丽的阿喜,木讷的木头、忠诚的毕摩、狡黠的阿卓、凶狠的撒玛等形象跃然纸上。

特别是青年木头的形象,塑造得格外生动。木头一出场,即是以“比牛沉默,却比一头牯牛有劲”的形象出现,憨厚而呆滞。后来,在给阿喜做背脚的日子里,他果然屡屡以神奇的奔跑速度和惊人的巨大力量,一次次维护了吉联家族的利益。

毕摩参加阿卓的鸿门宴,木头作为惟一的随从同往。当毕摩识破阿卓的诡计,拂袖而去时,提醒木头也赶紧走。然而,“毕摩站住。木头也站住。”直至毕摩发出了明确的指令,木头才晓得背起毕摩“跳进了夜晚的黑幕”。作者用寥寥几笔,就把木头呆头呆脑的模样刻画得淋漓尽致。可是,一旦木头奔跑起来,“太迅疾、太快速,像风一样。不,他本身就是风,比闪电还快的风。”奔跑的木头,灵巧、敏捷、迅速。

在背着阿喜巡视领地的路途,他们经过了一片马樱花丛,引起了阿喜兴奋地惊呼。“木头把阿喜土司从身上放下来,把她抱坐在山冈的青石上,就朝着那开满马樱花的地方跑去”,“最终把阿喜土司置于一片怒放的花海中”。这时,木头

浸润现代性的灵性写作

——评潘灵小说《奔跑的木头》

□张妍妍

现代社会,一起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

阿喜摒弃阶级观念,善待木头,将他视作与自己平等的人,一同徜徉在马樱花丛中。她在巡视领地、发现族人偷种罂粟时,声色俱厉地呵斥毕摩:“看着天菩萨说,这地里种的是什么?!”阿喜就是一道光,一道希望之光,照进大山深处。她是吉联的希望,彝山的希望。潘灵将代表现代性的阿喜,巧妙地糅进了民族性的传奇故事中,在阿喜的身上,既体现了本民族的优良品质,又显示出深山里的彝族融入现代社会的渴望,昭示了彝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

这部小说呼唤人间真情,让小说闪耀人性之光。阿喜与木头,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美丽土司,一个是卑微低贱的傻瓜奴隶,两人抛却世俗偏见、等级观念,彼此在心里互生情愫。木头摘下马樱花献给阿喜,可谓自发的下意识举动。阿喜也难得地笑得开怀。在潘灵看来,这是多么美好自然的人间真情:“山冈上,两个年轻人的笑声,木风扬开去。世界,此时似乎也变得美好而年轻了。”及至木头为阿喜舍命自戕,背负阿喜渡过金沙江时,阿喜情不自禁“将木头越抱越紧”,在他耳边“轻声呢喃”。阿喜这样做,是出于对木头舍身相救的感动,还是对心上人的心疼,都难以说得清、道得明,只能看作是作者对突破阶级、贫富的人性之爱的颂扬,对两个年轻人淳朴、良善的感情发自内心的颂扬。只是木头醒来,等待他们的不知道是怎样的结局。

■新 闻

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工作协作会议在南宁举行

本报讯 11月27日,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工作协作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广西文联副主席石才夫,广西作协主席东西、重庆作协主席陈川、四川作协巡视员罗勇、贵州作协秘书长陈雷鸣、云南作协副秘书长李朝德、广西作协常务副主席朱山城等参加会议。

在会上,大家就各地文学工作情况和工作中的亮点、难点,以及今后文学发展的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认为,要加强西南地区作协之间的联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改进、优化内部机制建设;推进作家互访机制,以采风、笔会、讲座等多种形式促进西南地区作家之间的交流;通过文学刊物、文化平台等,加强西南地区作协之间的合作,共同为培养西南地区文学新人、推介优秀作品贡献力量。会议最后,石才夫围绕西南地区作协如何加强合作,帮助更多文学青年成长,出精品、出力作,构建西南地区良好的文学生态等方面作了会议总结发言。

据悉,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工作协作会议始于1985年,致力于繁荣文学创作想办法、出实招。会议决定,下一届会议在四川举行。

《民族文学》举办柳州校园创作基地总结会

本报讯 11月15日,《民族文学》广西柳州校园创作基地总结表彰会暨文学对话活动,在广西柳州高级中学举行。《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副主编陈亚军,广西文联副主席石才夫,以及冯艺、王必胜、李美皆、孙春平、黄佩华、俞胜等作家参加此次活动。柳州市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吴书勤主持开幕式。

活动对基地优秀学生代表和基地优秀学校进行表彰。参加活动的作家、诗人和评论家与多所学校中学生进行文学对话,李美皆还就校园文学创作专题辅导。16日,作家团前往融水县进行了少数民族校园文学创作调研。

据了解,《民族文学》柳州校园创作基地成立三年多来,紧紧围绕培育文艺新苗这个核心,以学促写,以写带学,努力创造多种形式、多种层面的读书写作培训活动,促使基地学生写作能力大幅度提升。这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写作爱好,激发学生文学创作潜能,为柳州培养优秀文学创作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安 紫)

中国非遗音乐数字工程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26日,由艺术中国与摩登天空主办的“中国非遗音乐数字工程”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双方共同打造的项目旨在通过先进成熟的数字技术,系统记录和整理中国濒危的传统音乐,同时将这些鲜活又具有生命力的传统音乐注入当代进程,通过艺术中国的“声音中国”频道呈现,从而打造一个国际互联网传播平台,向全球传播和推介中国的非遗音乐艺术。

中国非遗音乐是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珍宝。由于社会生态的变迁,过去依靠口传心授传承的珍贵民族音乐正面临着失传甚至消亡的危机。中国网总工程师田玉成表示,“中国非遗音乐数字工程”项目将系统整理保护珍贵音乐遗产,力求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